



故国

11年前，蔡志松的作品荣获法国巴黎秋季沙龙最高奖——“泰勒大奖”，成为该活动103年历史中首次获此殊荣的中国艺术家，时年二十九岁。然而作为一位“出身正统”的学院派雕塑家，他的作品又曾经备受争议。

他的雕塑中，那些似曾相识的形象被颠覆了，但仍然直指人心。或许，解读蔡志松的艺术并不困难，但这些年来，对于作品一直处于争议之中的他来说，他的艺术似乎另有意义。于是，带着些许好奇和疑问，记者走进了他的工作室，进入了他的艺术天地。



蔡志松

## 蔡志松：铅色沉浮

◎记者 唐子银

### 《故国》怀想中的“曲”与“张”

蔡志松最鲜明的个人作品，同时也是最饱争议的就是《故国》系列作品。

任何一个艺术家的创作都会或多或少地以自己的文化背景为依托。对蔡志松来说，他极其敏感于古人的服饰这一视觉符号。

他说：“创作可以不研究历史、不研究文化，不考虑地域。但我是不是那类艺术家。我觉得，如果不考虑这些的话，很多特别鲜活、特别丰富的资源就浪费了，而且使用这些文化符号也是另一种不自觉的行为。”

尽管，近代以来，中国的美术教育体系更多的是对西方艺术教育体系的借鉴，然而中央美院雕塑系毕业的蔡志松来说，他所接受的教育，并不能割裂传统文化和对自己内心的影响。“其实我们从小到大接触更多的还是传统文化。无论现代文明有多发达，如何渗透在生活中，但实际上，最影响我们的是，还是传统。”他说。

《风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是蔡志松代表作品《故国》系列的作品名称，这取自诗经三种格体的命名，与传统文化有着深深情感的联系。它恰如其分地描述了《故国》系列中的三类作品：“曲”一裸体的描述；“风”——着衣的文人或侍者；“雅”——屏风、字画、立轴。

然而，古代文学并非艺术家的直接灵感来源，更不意味着这些雕塑作品是对文学的阐释。提到《风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的命名人缘由时，蔡志松说这并非刻意为之，实际上，它是艺术家为作品成型后所做的类型概括。他认为，视觉艺术要在刹那间传达意义，而文学的特点是叙述性，在这方面，视觉艺术不应受限于文字，如果加选择地将复杂的文学内涵加入作品之中，一方面会难于表现，另一方面会造成本对艺术理解的困扰。

1990年，蔡志松第一次使用综合材料，创作了一位古代的武士像，这件作品就成为《故国》系列作品中《颂》的首件作品。至此，他的《故国》系列作品的基本创作思路也日渐明晰。

中央美术学院著名雕塑评论家殷双喜评论道：“《故国》系列作品”以古代人物形象说话，一种凝神结想、内敛而富有张力的人物精神状态。“大雅久不陈，



玫瑰

吾道谁与言”，在追求速度与利益的当代社会，那种凝思冥想、天人合一的古典人文精神已经成为日渐稀有的珍贵遗产。作品题为“风”、“颂”，也许正是蔡志松对金戈铁马、百战争鸣的先秦风流的遥想与追忆。”

蔡志松在这一系列作品中运用了带有很强主观概括性的写实手法，表达了对于文明失落后的怀念。

“对于雕塑语言来说，这个动态其实是比较有力度的。这涉及一个造型语言的问题，这是艺术家个人的一个造型语言的特色，不是通过整个人体运动出发的，而是通过空间构图来处理，有时候它的结构要求动态是微微低头的，会比较好。另外，从视觉传达来讲，未必要首先挺胸才会表达出激昂，这样的雕塑太多了，几十年的雕塑艺术都是这样。”说到这里《故国》系列的人物造型，蔡志松解释道。

《故国》中的武士、侍者的形象往往是“低头”、“弯曲”、“屈膝”、“下蹲”等姿势，这种表面形式上的“卑躬屈膝”，让他的作品饱受争议。实际上，对于艺术家而言，作品中所传达的恰恰是一种英雄主义，只不过这种英雄主义之中包含着悲情的因素。

“对于历史、生活和人本身的认识，每个人的都角度不一样，有些人可能是抬头的。但是我觉得，很多东西可能需要认真思考。不一定每件我们做的每一件作品都是正面的，不一定每一件记忆都是快乐的。往往刻骨铭心的记忆都是事与愿违，但往往记忆是在这个过程中反复变化。”他意味深长地说。

的确，历史是在不断悲喜交加，是非功过，覆盘参半的时光中多舛沉浮，而今的人们，在司空见惯的纪念式的历史叙述中，又是否能够真正领悟历史的真谛呢？

《故国》系列的《风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三类作品结合起来，形成了蔡志松独特的个人面貌。他将雕塑凝固为历史的瞬间，传达着一种文学、戏剧所不能传达的永恒之感，同时也将历史的复杂多变收拢在极具张力的肢体的开合之中。

### 角色《玫瑰》

或许，对于《故国》作品形式的过多解释，在蔡志松眼里并没有太多的意義，因为所最感兴趣的还是与生活、与永恒不变的人性有关的艺术。正如蔡志松本人所说：“语言解释对于艺术的理解往往是最苍白的，艺术不能简单地从形象上解读，它是多面、鲜活、复杂的，就像人一样。”

“《故国》是谈人性，谈历史，《玫瑰》则是表现爱情。”蔡志松说。的确，爱情同样是人类的一个基本问题。在他看来，艺术家其实并不是知识分子，“艺术家代表一类人，永远本原问题所表现出的创造力和深度，才是艺术家。”

艺术的价值所在。

《故国》之后，蔡志松开始用《玫瑰》来表达对“爱情”这一永恒主题的阐释。虽然这个系列作品与前作之间有很大差异，但是，除了在材料上延续使用了铂之外，更重要的是《玫瑰》的主题仍然延续了对人性的思索。

“一个人的生命很短，如果只是以人生生活经历或者生活经验作为创作的源泉，其实是很不明智的。艺术家可以通过观察别人的生活，找到艺术的出发点，生活的快乐交织才是真正吸引人。”他说道，“艺术是要经过锤炼的，它不是一种直接的释放，也绝不可能简单直白；艺术家本身也需要锤炼，不但要在艺术语言上达到熟练掌握的程度，具备轻松驾驭的能力，自己的思想和认识也要达到一定高度。这些都是要通过艺术形式释放出来，我觉得这样的艺术才能经得起推敲的。”

铂色的玫瑰代表了蔡志松对爱情的憧憬。“爱情在我看来是个多乐于的。”他说，“很多人随着心情、个性和阅历不同，在我的这组《玫瑰》面前都有不同的感受。”

对于蔡志松来说，铂的沉闷、厚重的质感，“不张扬，但是又有别具特色的金属光泽”。用这种材料来表现玫瑰，耐真实的玫瑰有别于传统的反差。作为艺术家来说语言简洁起来，这样讲得出来比较透彻。

“低调的玫瑰，时尚而不浅薄、轻浮，是对他描绘这种情感的视觉，这也一如他本人，在帅气的外表、自信的衣着之下，透着深沉与谦逊。”

正是由于玫瑰系列作品，去年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的策展人徐冰找到了蔡志松，希望他能为整个中国馆创作一个与花有关的作品。

### 幻觉《浮云》

在蔡志松工作室的案头，摆放着的一件小型作品引起了我的兴趣。这件作品就是去年威尼斯双年展中蔡志松创作的《浮云》，这件作品是一件微缩版。一只金属打制的小小“云朵”，借助底座的磁力，漂浮在半空中。

浮云出世，是受到了策展人彭瑞的鼓励和启发。蔡志松坦承，彭瑞的最初创意是想要用作品来表达牡丹花的味道。但最吸引他的却是因为，场地有限的限制未能实现。然而，这样的设计却在蔡志松的创作天地里，幻化为一朵金属磁悬浮云。这是雕塑吗？还是更多地掺杂了观念的成分？

“其实，观念艺术也不当代了，也是几十年前的前卫艺术了。每一个艺术门类的局限性往往也是它的长处，也是它的表现力所在。我们善于把握某一门类的局限性，把它的局限性转化为表现力。雕塑有很多局限性，同时，雕塑又有很多的表现力，绘画画不一样，它可以利用各种媒介进行创作。可以做立体的、也可以做接近平面的。他解释当时的创作想法时说道。

雕塑为蔡志松提供了广阔的创作空间。艺术形式上横向和纵向的探索，带领他进入了理想的艺术境界。

“任何一个点都可以让人达到接近真理。这取决于个人的能力、智慧、智力、勇气和信心。什么是突破？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，变化并不一定就是突破。关键在于方向上有什么样的变化，而在乎纵向上向哪里走。雕塑自身所具有的表现力，足够我运用这个语言走向何处。”



故国颂6-侧2